



传说

队伍被打散，装成死人，逃回了老家
灌醉土匪，青藤绞成绳，从悬崖逃走
麻花当酬劳，叫花子带他离开磁器口

.....

陈麻花传奇

□马卫

这是一个关于陈麻花的传说：民国初年，四川军阀混战，纷纷争夺兵源和地盘。一天下午，天阴的，刚走进镇门口的陈麻花不幸被抓了壮丁。这天部队放假，闲得无聊的陈麻花逛街时发现有人在卖麻花，吃后觉得不咋样，于是亲手教摊主炸麻花，炸出的麻花又香又脆。摊主高兴地送他一包麻花作酬谢。

死里逃生

陈麻花所在的部队常常夜间行军，战士们常常受冻挨饿。他吃了偷偷带的麻花，才勉强支撑住。他把麻花分享给身边的战友，个个称赞他义气。

陈麻花带麻花作干粮的方法被军官知道了，便让他当了伙夫班长。他常在战场上送水送饭，穿行在硝烟和炮声中。

他怀念卖麻花的日子，虽然又苦又累，但自由自在，所以老想找机会逃跑。但感觉周围的每双眼睛，都像贼似的，盯得紧紧的。他每晚都做逃跑被抓回的噩梦，醒来身上大汗淋漓。

一次，陈麻花所在的队伍被打溃了，他机警地装成死人，混在尸体堆中，等夜深人静，才爬出来逃回了老家。

匪窝脱险

为了躲避再次被抓壮丁，他不进城，不到镇，只在乡村叫卖麻花，生意清淡，日子过得紧巴。

这天，陈麻花提着篮子，刚进村口，就见一群人往村外狂奔，后面跟着一伙凶狠的土匪。有个老大娘背的包袱重，跑不动，跌倒在地爬不起来，鲜血从裤腿淌出。

陈麻花上前搀扶老大娘，被土匪捉住了，用绳子捆个“鸭儿浮水”，被押进山寨。山路崎岖险恶，两边悬崖峭壁，万丈深渊。

大土匪问他啥？陈麻花回答会炸麻花。当场一试，炸出的麻花果然好吃，土匪们吃得乐滋滋的，口水嘀嗒，一阵狂喜。山寨粗茶淡饭吃久了，难得改善一回伙食。

陈麻花又成了土匪窝的伙夫，整天忙得手脚不停，还得对看管他的土匪不断讨好。

当多数土匪下山劫道时，陈麻花用酒劝醉了几个守山土匪，然后扯几根青藤像扭麻花一样绞在一起，变成一根粗绳子拴在树上，吊着身体从悬崖逃走。

抗战时期，刘湘率川军出三峡到中原前线打日本鬼子。陈麻花也随乡亲主动给川军送上麻花，鼓励他们好好打鬼子，眼里全是希望和力量。

日本飞机轰炸重庆，把陈麻花的油锅炸飞了。陈麻花从地上爬起来，对着天空咒骂，愤怒地抓起一块石头向天空甩去……

智送情报

解放战争时期。这天，突然有位中年模样的人，长衫黑衣，中式分头，闯进了陈麻花的小作坊，他的左臂还在流血，脸疼得扭曲变形，像丝瓜瓤。

来人道：“有人追我，求你一定帮我把这个东西送到磁器口，交给一个买菜的疯子。”说完用颤抖的手拿出一小节细竹筒。

陈麻花一时没有明白。中年模样的人说：“你对疯子说，‘华夏一家，莹石闪亮，山高路远，游客不断。’”话很急，像爆豆子。

远处传来枪声和呼喊声。中年模样的人着急了：“我没时间了，老乡，拜托！”然后，他想起赶紧离开。

中年模样的人刚走出草屋，两个特

务就冲了上来，一阵枪响，他倒在了血泊之中，陈麻花被吓得发呆，张开的嘴合不拢。

陈麻花顺手把小竹筒塞进灰面坨里。俩特务不问青红皂白抓住他，大吼道：“带走！”邻居们一个个敢怒不敢言，眼睁睁看着陈麻花被抓走。

陈麻花被严刑拷打，他坚持说自己冤枉，没有交代中年人给他说的话和小竹筒的事。

特务见没啥收获，就放了人。带着一身伤痕，陈麻花爬回家里，家里早被砸得一片狼藉。

养了几天伤，陈麻花提着两大篮麻花，向磁器口出发。国民党的军、警、宪、特随处可见，陈麻花十分机警地躲开这些人。好几天过去了，还没找到中年人所说的疯子，他失望了。

这天，街头来了两个人，一名特务带着一个胡子拉碴挑着担子的男人。有卖菜的人说：“是疯子，他们又买菜来了！”

疯子挑着扁担，低头选菜装筐。陈麻花上前，挤在疯子身边，轻声嘀咕“华夏一家，莹石闪亮，山高路远，游客不断”，声音比蚊子叫还细。

疯子的眼神突然有了异样，盯了一眼陈麻花。陈麻花把小竹筒塞进疯子的菜筐。

陈麻花见有人朝菜摊走来，怕是便衣特务，于是扯起嗓子叫卖麻花，用衣襟遮着半边脸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悄然离开。他很怕，手心都冷出了汗。

陈麻花把剩的麻花送给了街边的叫花子，叫花子便带他穿过小巷子，七弯八转，离开了磁器口。

后来听说，他传信的那个疯子是白公馆关押的共产党人，不久后这个人便逃了出来，去了华蓥山游击队，配合解放军解放了重庆。

走向新生

没有回家的路费，陈麻花只好给人帮工：当扯船子。纤绳把肩膀勒出道道血痕。他内心想，只要安全回家，出点力算啥？

小船靠岸吃饭，一船人被国民党兵包围，成年男人全被抓了壮丁。手被绳子捆了，串在一起押走。一个四壁透风的木屋子，关着陈麻花他们，有人叹气，有人绝望。陈麻花躺在地上望着房顶，不甘心再次当壮丁，他在想办法逃跑。

天黑黢黢的，这时屋内地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洞，钻出个人来。陈麻花正要喊叫，被来人捂了嘴：“我是游击队，挖了地道救你们。”

陈麻花被救了出来，并听了游击队员的劝告，躲在乡下。他不信乌云永远会遮住太阳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当家作主，陈麻花成了家，分了田地，开始了稳定的生活。陈麻花重拾老手艺，带着一家人炸麻花，陈麻花的名声越传越远。

(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)

市井烟火

60年前
连吃3个月带鱼后
我给它记了一功

□苟世阳



带鱼是一种极其普通的鱼，它没有鲨鱼的强大和威猛，也没有金鱼的绚丽与玲珑，在一些高档次的水族馆里，甚至见不到它的身影。我是在海南一个有点破败的水族馆里与它有过一面之缘的。修长的身材、银色的素衣、斗折蛇行的泳姿，它恍若一条白色的飘带，在蓝色的海水中舞动，给我惊若翔鸿的美感。作为内地人，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带鱼，真有点新奇感。我停下匆匆的脚步，凝视良久，不禁疑窦丛生，这就是我们平常餐桌上的带鱼吗？

带鱼不仅身形修长、泳姿优美，且价格低廉，与内河鱼类相比，它的微量元素含量更为丰富。它质地优良，又肯放低身价，自然博得工薪一族的垂爱，我便是钟情者之一。

我从小生长在贫民家庭，记忆中，带鱼这种极普通的菜品，也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在餐桌上偶见尊容，故而常常垂涎冥想，情愫暗生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每月工资只有30多元，既要奉养孀居的母亲，又要培养年幼的弟弟，经济上捉襟见肘，十分窘迫。又因自然灾害等原因，食不果腹，造成营养严重不足，时感两肋胀痛。在工厂医务所检查，医生说我肝脾肿大5公分，吓得我两腿发软。到大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患了肝脾下垂，就是肝脾的韧带松弛了，要加强营养。

那时正处于特殊时期，手中没有余钱，怎么加强营养呢？正在犯愁之际，恰逢当地组织举办思想学习班。在学习班封闭学习期间，吃的是具有一定规格的会议伙食，当时物资匮乏，猪肉不常见，带鱼却餐餐都有，或油炸、或红烧、或清蒸，有的人吃腻了，心怀不满，暗骂炊事员是猪脑壳，也不晓得换换花样。我却饥不择食，狼吞虎咽，既解儿时之馋，又补充了营养。历时近3个月的学习结束之后，我去医院检查，竟然和肝脾下垂“拜拜了”，惊喜之余，我把功劳全都记在带鱼身上。

成家自立锅灶后，不再受集体食堂的约束，想吃什么有了自主权，以前桌上鲜见的带鱼想吃就吃，随心所欲，渐渐与带鱼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为饱口福，我亲自动手烹调。不拜名厨为师，不以菜谱为戒，自己胡乱“江湖”一通，怎么好吃怎么弄，时间长了，竟然形成了自家的套路。我做的红烧带鱼，虽说不上色香味俱佳，但孩子们吃了却常常报以颇为夸张的赞词，说什么“味道胜过某某酒楼”，我虽然嘴上说哪里哪里，脸上却洋溢着几分得意之色。

我爱带鱼，就是爱它丰富的营养，独特的味道，草根的身价。

其实，贵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，适合自己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好。

(作者系巴渝文化研究院签约作家)

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
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，推出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

